



原野集

和谷 著

和谷 著

原野集

蕭軍題

陝西 人 民 大 學

秦岭文学丛书

原野集

和谷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8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375 插页2 字数124,300

1984年 月第1版 1984年 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4,200

统一书号: 10094·528 定价: 0.80元

目 录

故乡柿子.....	(1)
乡笛.....	(7)
乡草.....	(13)
清明.....	(16)
村槐.....	(21)
荆的记忆.....	(25)
游子吟.....	(30)
故乡水三题.....	(34)
故乡的夏.....	(42)
早春.....	(50)
两匹骡子.....	(54)
石磨忆.....	(58)
打囤.....	(64)

赶场..... (67)

瓷城散记..... (72)

米脂风情..... (86)

绥德漫步..... (90)

水杉纪事..... (96)

塞上秋阳..... (104)

白云老人..... (109)

桥儿沟的早晨..... (117)

延安情思..... (121)

高原仙岛..... (125)

钻工们的家..... (130)

闪光的河流..... (133)

鸽..... (139)

洁丽的心..... (142)

这是美丽的地方..... (144)

苦丁茶..... (149)

秋叶..... (152)

秦俑漫笔..... (155)

唐三彩的骄傲..... (160)

访潼关古渡..... (162)

金矿小记..... (165)

山的思恋..... (168)

秦岭风情..... (173)

采风记忆·····	(177)
绿的河·····	(180)
相思豆·····	(183)
观溪·····	(186)
晚晴·····	(190)
蔷薇——后记·····	(197)



故乡柿子

在我渭北山地的故乡，水果是很丰盛的。有带着古代神话色彩的仙桃，有名驰中外的新品种的山地苹果，有枣儿、梨儿、杏儿、核桃、梅李子……但留在我记忆里最深的莫过于柿子了。

打我记事起，门前的埝畔上就有一搂粗的老柿树。听爷爷说，那是他的爷爷的爷爷栽的。就是老碗口粗的小柿树，少说也有三、二十年的岁数了。每棵树的腰间，都有一圈楞儿。楞儿下面的树皮很粗糙，是软枣木的本色；楞儿上面便是嫁接上去的柿木，一直伸展到树股杈梢，却是光



滑细腻得很。

春上，梨花白了，桃花红了。故乡的柿子树才迟迟从睡眠中醒来，睁开淡黄中泛着绿光的眸子，打探春的信息。当确信无疑地断定春天果真是来到了的时候，便勃然抖动衣冠，不多日就长出手掌般大小的叶片来。枝与枝之间，树与树之间，便挽起了绿色的手臂，给故乡的山野，架起了浓浓的春天的绿色彩虹。它的树冠之大，可以和上百年的老槐树媲美，什么桃儿、杏儿之类就显得渺小得可怜了。

柿树的开花时代，却不如桃李那般富丽堂皇，轰轰烈烈，它的花儿是在绿叶的掩盖下悄悄儿开的。可它的甜丝丝的芳香，却很浓很醇，站在树下，似乎用嘴唇可以品出那味道儿来。不些日子，花凋谢了，满满地铺了一地黄亮亮的、厚敦敦的花瓣儿，轻轻踩上去，还吱吱地响哩！这时候，它的花蒂已托起了指头脸儿大小的果实。它默默地长着，不慌不忙地度过了盛夏。炎热，暴雨，在它看来，似乎有点儿不屑一顾。

当第一缕秋风吹来，树冠上最敏感的叶子便收到了秋天的信息。哦，该是收获的季节，该是成熟的时候了！于是，每一片绿叶，便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输送给就要成熟的果实。叶子便由绿变黄，由黄变红，由厚变薄，薄得红得象一张张秋天的请帖，飘动在每一颗果实的身边。

呵，该轮到我们的质朴的柿子富丽堂皇、轰轰烈烈的时候了。一颗颗鹅蛋大的柿子露了面，出了叶，由浅绿变成红黄色，灯笼似的挑在枝枝梢梢上。这时，血红的树叶便扬扬

洒洒，纷纷凋落，有如送捷报的使者，扑向了收获时节的土地。一条条埝畔上的新老柿树排起了长队，肩上挑着千千万万个被柿子压弯了头的扁担，忽闪着身子，踏着舞步，把沉甸甸的礼物献给了秋天，献给了故乡的人们……

故乡的柿子有两个品种，一种是板柿，一种是尖柿。大概是依照柿子的形状命名的。四个角儿的板柿，在八月十五就可以用温水泡熟吃；圆锥形的尖柿却要待到秋后摘下来放软后吃。柿子是质朴的，却也是娇贵的，卸下来保存不好，就容易烂掉。故乡的埝塆上、沟畔上长着长生不老的金针，城里人叫它黄花菜。柿子熟的当儿，金针的花蕾就陆续开败了，杆儿也干了，翠绿的叶子也变成金黄色的。绿的时候它很脆，一捋就断；呈显金黄色时，就又柔又韧。把它拔下来，就可以拧成指头粗的带环儿的绳子，悬挂在草棚里，每根绳可以蒜辫似的吊上百十个柿子。这带着丁字形蒂儿的柿子，细心人就一直可以挂到过罢阴历年。到那阵儿，柿子便呈现紫红色，皮皱了，经过风干，汁少了，浓缩了，却又醇又甜了。吃上一口这阵儿的“挂柿”，似乎连葡萄干、蜂蜜也要逊色了。卸柿子时摔烂的就酿了醋，故乡的柿子醋确是又香又酸，带着淡淡的酒味，想起来就满口涎水。软柿子可以做柿子饼吃，也可以拌炒面吃，那更是有着特殊的风味的。柿子叶子也不废，卸罢柿子，把落叶扫起来，贮存在干处，既是羊的优等越冬饲料，又是烧热炕的好柴禾。它易燃，还耐火，能保持土炕的恒温，赐予农家人以甜蜜的梦。

从我挣开母亲的怀抱，溜下土炕沿，能撒开两条小腿

跑出大窑的门槛起，就和柿子结下了不解的缘分。春天，我和小伙伴们，用一根细枝条穿起落在地上的柿子花儿，当项链套在脖子上玩儿。夏里，每天天刚亮，就奔到树下捡落蒂的小柿子丁儿，然后秘密地放在早用小刀凿好的小土窑里，过几天一软，就可以吃鲜了。炎热天的晌午，临到山里去割牛草前，先要在柿树的绿伞下铺上盖上浓荫，甜甜地睡上一觉。或和小伙伴们一起，在渗凉的荫凉下玩抓石头子儿，或用小树枝儿在棋盘似的方格格里摆开阵势，玩“狼吃娃”。秋天到了，便小猴儿般地爬上柿树蹑早熟的“淡柿”吃，或摘下些硬生柿子，在埕畔上挖开炉子，用柴禾烧着吃，一个个都吃得成了黑嘴巴，涩得直嚼牙根儿。最快活是卸柿子的时候了，大人们操着长夹杆，骑在高高的树杈上摘柿子，孩子们就在树底下一边拣软呼呼的吃着，一边帮忙往笼里拾着。有时，就忘记干活儿，贪玩地叠着红柿叶当纸钱，编起来当帽子耍。那金黄的世界，金黄的童年，是多么美呀！是多么令人难忘呀！

后来，我慢慢长大了，上学了，也能挑起扁担了。那几年，父亲当队长，整天忙得不沾家。每年分得的千二八百斤柿子，就靠我这个“老大”去卖了。为了赶早上路，前一天晚上，就得把柿子拾好。在挂柿子的谷草棚子里，母亲掌着煤油灯，父亲站在凳子上摘着，我从父亲手里接过柿子，一个一个放在筐里，一排一排、一层一层放好。第二天天麻麻亮，我就从土炕上爬起来，吃完母亲打早做好的“特殊饭”，父亲把担子用胳膊挽起来，沉甸甸地放在我的稚嫩的肩头上。

有一次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。上路时，天阴着脸，路上就下起大雪来。肩膀疼了，扁担、衣服和肉粘在了一起，我不肯停下来歇歇。脸上汗水淋淋，我顾不上放下柿子担儿擦一把，只是摇摇头把汗珠甩落在雪地上。柿子担儿摆在街头上，过了一会儿，市场管理委员会的值勤来了，说卖柿子是投机倒把，破坏市场秩序，挑走了我的柿子担儿。我乞求着，跟到了市管会。谁知他们竟“没收了”，把柿子倒进屋里，将筐子给我扔出了门。我痛心极了，但还没有哭，坐在门口等他们给钱。一直等到天黑，他们锁门下班了，我才失望地踏上雪花飘飘的归途。

离家有二里地远了，我隐约听见谁的呼唤声，渐渐喊声近了，近了！带着几分焦急，带着几分恐慌——那是我的慈祥的母亲在呼唤着她迟迟不归的儿子的乳名。我不知怎么，鼻子一酸，强忍了一天的泪水刷地涌了出来，直流到脖子里去。我想回答母亲的呼唤，张开嘴巴，喉咙却哽噎住了。母亲，我慈爱的母亲的带哭声的呼唤，在飘着雪片的夜的茫野里回荡着，追逐着……这唤声，便一直留在了我记忆的回音壁上。

去年冬上，父亲从故乡来看我，竟远迢迢地给我用小篮子提了几个柿子来。我打开一看，紫红色的，皱了皮的，呈长吊形。呀，“挂柿”！我提住柿子把儿，吹了吹柿子上的尘土，尝了一口，真甜呀！父亲告诉我，他这几年再没当队长，专门给队里务柿树。

眼下，又是深秋了，又该是故乡柿子收获的季节了。农村放宽了经济政策，故乡的柿树怕也分到户里照管了。

故乡人的柿子棚也该早早搭起来了，吊“挂柿”的金针绳儿也该拧起来了……

呵，故乡柿子哟，我多么思念的故乡柿子！每当我看见红叶，就当作了故乡墟畔上那血红如火的柿叶，那收获的秋天的请帖。也似乎，是故乡母亲思念远游的儿子，托秋风的使者寄给我的家书，盼我早早儿地回到她的身边，分享柿子的香甜和新生活的欢乐吧……

1980. 9. 于岐山客舍

乡 笛

夏夜，雨声淅沥。伏案窗前读书，忽听得谁的笛子在呜呜地吹，呜呜地吹。

时隐时现的笛声，吸引了我，又象在和我捉迷藏。说幽远，却在敲着我的窗户；说朦胧，却再也清丽不过了。

我似听见了故园乡野里的笛声，那不就是我自己在吹柳笛儿吗？呜呜地，浊重的或尖利的音韵，总那么俏皮，似乎每一丝湿润的空气都在发出清响。

在我天真的童心里，那柳笛儿是吹给自己的，因为那是我自个儿心灵的歌唱。同时，也吹给乡野的春风，因为那柳笛儿是春天的乡野赠予我的。

记忆里，冬天的乡野是寂寞的。虽然曾有过洁白晶莹的雪的世界，却即刻消融



了，失落了，象那美丽的梦幻一样。雪孩子，不是好伙伴儿；尽管乡野的白属于她，我却总追求和憧憬乡野的绿了。

雪化时节，有多少次蹲下身来，寻觅绿的小草；几曾翘首柳梢儿，捕捉绿的归期。这种无声的、苦苦的期待，如同守在热炕头的小窗下，双手支着下巴颏，焦急得眨巴着眼，期待迟迟不归的母亲似的。

果然，暖的春又姗姗来到了乡野。绿了柳梢儿，也绿了童心。冰凌消融的滴嗒声，小乌儿出巢的鸣叫声，温风里门轴儿的吱扭声，收拾备耕农具、擦拭犁铧的响声，把乡间生活的音响赋予我这农家的孩子，教会我去吹响柳笛儿。

呜呜地，呜呜地，直吹醒个淡蓝色的萌动的乡野。小草儿被吹绿了，山花儿被吹红了，麦子被吹得返青了，秀穗了。

等我长大一些，不知怎么，便不喜欢那单调的柳笛了。我上了娘娘庙里办起的小学校，老师扶着我的小手儿写“一二三”。那女老师会唱好听的歌儿，她教给我们“都来米”。于是，我在柳笛上掐上眼儿，想学竹笛儿那样吹出不单调的曲儿来，但终未成曲。

秋夜，晒场上聚满了庄稼人，舒心地聊天。我躺在高高的谷垛上面，脑袋枕在两只手掌里，望着天上的星星。我想，要有一只竹笛儿，呜呜地吹起来，该多好啊！

我回家去央求妈妈，给我买一支竹笛儿。妈妈在煤油灯下嗡嗡地摇着纺车，随口答应了，说秋后卖了柿子就

买。盼啊，盼啊，柿子怎么还不红呢？探望柿子的红，如同捕捉柳梢的绿的心境。

终于，我挑着柿子担儿，和妈妈一起赶集了。一毛一分的，一整天才卖得三元来钱。我拉着妈妈的衣襟来到文具店，一问价钱，三毛七，妈妈变卦了。三毛七，称盐还吃个把月呢。不吃饭不行，不吹那玩意儿还不行吗？我用眼泪央求妈妈，才得到了一支最廉价的竹笛儿。

竹笛儿，成了我形影不离的伙伴儿。

割牛草去，我带着竹笛儿。青绿的野草，和着汗水染抹了它，沾着浓郁的芬芳。归来晚了，回答妈妈寻觅我的呼唤，用这沾满青草味的竹笛声。

牧羊去，我带着竹笛儿。在绿色的山野里，仰卧在草地上，仰天吹一曲《牧羊》，好似赶着漫天的白云遨游于天际了。我呜呜地吹着竹笛儿，走过一坡又一凹，一山又一岭，羊儿会循着笛声跟在我身后，啃着青草徜徉着。

守瓜棚，我带着竹笛儿。呜呜地，呜呜地，直吹得月白风清。满地绿云中一轮轮绿色的闪光的月亮，月色里揉着几丝甜蜜。在窑院里乘凉的人们，听得见这竹笛声，懂得这竹笛声是从瓜地里传来的，似乎风儿也凉了，甜了呢。

我的竹笛儿，呜呜地吹着。在乡野里，在小溪边，在晒场或梨园的夜晚，以至在饲养室的黎明或黄昏，在村口古槐的浓荫里，都流动着我童心的歌唱，留下了竹笛儿的余音。

乡间的生活，总是有音响的。不只是那叮当作响的上

工下工的钟声，不只是湿软的田地里那鞭梢的响声，不只是晒场上分粮时的算盘声，也不只是厨房里风箱的响声和碗筷的碰撞，总有几句秦腔乱弹，或者是不成曲调的民间器乐的弦管，点缀和丰富着偏僻乡野的生活的色彩。

记得那年，村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去世了，四乡间串起的“自乐班”为老人送葬。黎明时分，邻村邻舍的庄稼人四面八方地都扛着锨来掩埋老人了。十几个壮汉子簇拥着棺木，沉重地、沉重地走向小山背后那一片无碑的墓地。每经一岔路口，就点起蒸腾的烟火，撒得一团团飞白的纸钱。对面价山上的人家，也三五成群站在窑院门口吊丧，点起了麦草烟火，遥遥致哀。

小小乐队跟在棺木后面，唢呐在吹《祭灵》，二胡、竹笛儿伴奏着，如泣，如诉，如吼，如号。我夹杂在乐队里面，合上我的竹笛声，童心为之震颤了！哀乐声中，我听见了老人那淳厚的笑声，看见他那弯弓似的脊梁上驮着沉甸甸的向他点头微笑的谷子，看见他用老茧手掬起路上的牛粪，捧到地里去……

我为那唢呐、二胡而深深感动了，音响是那么庄重而有力量！以歌当哭，以哭当歌，似乎是每一个为老人送葬的庄稼人的心声。

于是，我似又不满足于竹笛儿，想有一把二胡了。至于唢呐，那铜家伙，得多少钱呢？便没敢生那念头。

这回，可不能让妈妈作难了，一把二胡怎么说也买不起啊！可我不知是因为自己长了几岁，还是怎么，以为二胡就那么简单，便偷偷自己琢磨着造起二胡来。寻到一个

桑木镢把，硬把它刨细了，红釉釉的，作杆儿煞是好看。又拔来马尾，作了弓子，在“自乐班”央求来破槟榔壳儿用胶粘了。七凑八凑，二胡操起来了，整天“杀鸡”似地拉着。天长日久，却也拉出了点儿味，就加入了串在乡间的“自乐班”。

谁家要给儿子娶媳妇了，给姑娘招女婿了，便要请“自乐班”去热闹。“自乐”，自己的音乐，自己欢乐。这天晚上，洞房花烛之夜，吹拉弹唱一阵子，不要分文报酬，只供些烟茶就是了。一声动听的眉户腔“阳春儿天哎……”，便惹来满村老小凑兴。主人家，以示婚事办得隆重，也显得人缘儿好，吉星高照。

谁家打了两孔新窑洞，要从烟火熏得黑洞洞的破窑里搬出了，也请“自乐班”去“哄窑”。虽说有点儿迷信色彩，但毕竟是值得庆幸、值得欢乐的事。主人几盅薄酒，一盘子酸辣白菜，便招呼了一班子“艺人”。唢呐、二胡、竹笛儿，声声新生活的祝福。

有时候，过事的主人家不请，“自乐班”也要寻上门去。给吹拉弹唱一阵子，哪怕吃几锅旱烟叶子，喝一碗白开水呢！“自乐班”里哪一个不是长乐者，哪一个不爱热闹呢？生活，即就艰难，即就沉重，却终归是美丽的啊！

渐渐地，我在“自乐班”里出脱成有名的“小艺人”了。吹得一手好竹笛儿，又拉得一把好二胡，方圆大扬名了。我为办婚事或迁居的庄稼人增添了欢乐，同时，这些父老又把欢乐分给了我。就是葬埋人，也给我以深沉的情愫和力量。往往，到邻村去热闹，远的要跑十数里夜路，